

34110 自一八二〇及一九〇六年間。至巴西者約十五萬人。自一九〇七至一九一四年間。約五萬人。此等條頓種人所居之地。專在南巴西及桑他卡他利那及呂格朗丹沙三州。此三州人口。共一百七十五萬三千人。其中有數城鎮。全爲德人所有。市長參事警士團兵。盡屬德人。甚至黑種奴僕。亦不得不學德語。德人在巴西投資。達美金五萬萬元之鉅。巴西富於各種天產物。其主要產品爲咖啡橡皮煙草棉花牛肉煤及金鋼鑽寶石。出口貿易。咖啡爲大宗。該國咖啡出產。甲於世界。其栽種發明。遠在數百年前。全國種咖啡之地。共四百五十萬畝。(英畝名每約華六畝)咖啡樹共一千三百二十兆株。每磅價值約美金七十九仙。平均每七十株能產咖啡一百十三磅。僅聖保羅一州。投於種植咖啡之資本。不下美金五萬萬元。一九一四年。此品出口額共一千五百二十一兆五十八萬五千磅。價值美金一百三十七兆四十一萬七千五百元。冰凍牛肉之出口額。近亦大增。一九一六年。輸出外國者共四十四兆三十五萬六千一百零一磅云。

美國戰史中之四月

▲每次宣戰必在四月

美國自獨立戰爭以來。一百餘年。中間曾經戰爭數次。本年四月七日。復與德人宣戰矣。美國對於追溯該國從前諸戰之開始日期。俱在四月。雖屬偶然。誠爲奇事。茲分別紀之如下。

(甲)獨立戰爭。起於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四月十九日。凡延長八年。(乙)墨西哥戰爭。起於一千八百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。凡延長兩年。(丙)黑人戰爭。(二)一千八百四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。(二)一千八百四十九年四月二日。(三)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四月。(丁)南北戰爭。起於一千八百六十年四月。凡延長四年。(戊)美西戰爭。起於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。至是年十二月終戰。美德戰爭。一九一七年四月七日。

吉林舊界變遷紀要 錄地學雜誌

楊耀璋

敍言

防邊失策。最易啓戎心。守土乏人。奚以固吾圉。若平時漫無備禦。一旦發生國界交涉。其不失敗者。亦僅矣。傷哉前清之事。是其殷鑒也。清之與鄰國。劃界而定約者。凡三十五次。關於俄界者最多。計十有七次。每一次訂約。則其失地輒以百千萬里計。夫有國者。對於鄰國。既非交戰失利。結城下盟。而鄰國竟不亡一矢。遣一鏃。徒以詭隨捭闔。欲唾手攫此百千萬里疆土。吾知古今萬國有領土主權者。皆斷斷不能忍受。而清廷竟晏然拱手以授人。其間亦自有由焉。溯自畫界訂約。始於康熙。羅刹寇邊。用兵北徼。不能驅之蠻荒之外。以絕其覬覦之心。僅與之畫疆而守。且并尼布楚而棄之。說者謂清初國威之盛。無逾此時。不知實已啓畫界失地之漸矣。又况周地球

七萬二千里。環瀛海一十六億人。其間國家與國家之交涉。人民與人民之交涉。全恃數款或十數款或數十款之條約。以爲平時之遵守。而作臨事之援據也。我國人士。素抱閉關鎖港主義。國際條約。多未問津。其失地也。未始非條約之不明悉。有以階之厲也。加以百餘年前。國中人士地理觀念薄弱。界務交涉之時起。亦其一大原因。觀於界碑及界水之紛爭。卽其明證也。何謂界碑之紛爭。大陸毗連。樹碑表界。而年湮代遠。動被遷移。故世有馬馱界碑之說。何謂界水之分爭。一因河名音譯之紛歧。以一水而兼數名。妄指支流以爲幹水。越疆爭地。鳩居鵲巢。一因河流境界之易淆。以水爲界。而界務之事。多在源頭不明之處。意圖侵佔。枝節橫生。總之由防邊之失策。守土之乏人耳。欲造此種人材。端基國民教育。夷考歐洲。法蘭西。共和大國也。在拿破侖第三專制時代。喪愛爾薩司 (Alsace) 羅銳 (Lorraine) 二省於普魯士。至今全國小學校讀本。罔不載是二省事者。賈生所謂前事不忘。後事之師也。否則教育學童。何爲以此莫測之恥。印諸其最靈潔之腦海中耶。然法之二省。外割且訴諸干戈。前清時。吾國邊荒。內縮乃尸諸櫛組。法之失敗。在一二英雄以野心而戰。清廷失敗。顧在三數輩庸臣之束手於劫盟。往事已逝。來日方長。有教育責者。倘能於初級學童。造一國恥觀念於腦海。則他日襄助國事。遇有交涉案件。匪特不致棘手。亦必不肯以尺地寸土。一任人之割割以

去。是則境區區之微意也。中國界約失敗。莫東北邊若。東北邊之失敗。尤以吉林爲最甚。試言吉林舊界變遷之概。

(甲) 界碑之移易及住民僑民之殘虐

一耶字碑 據咸豐十年修約。此碑應立於烏蘇里江會合黑龍江處。卽今俄屬西伯利亞三軍管區分駐之哈巴羅甫克(伯力)對岸。(時將軍景綸奏俄人指稱烏蘇里江口近岸莫勒密地方低窪。立碑恐被水衝沒。商議在烏蘇里口迤上三里許高地立碑。副都統恐距岸較遠。仍於莫勒密地方。多立一碑。以爲印證。)不料被俄人明佔潛侵。已西進烏蘇里口。約九十里。立於通江子入烏蘇里江處。而黑龍江烏蘇里江及通江子三水之間。所成三角地面。俄竟於此權稅設防矣。(我國漁樵商旅。以納稅於彼爲困。凡烏蘇里江之航船。往往於通江子烏蘇里口。舍舟登陸。出綏遠縣之伊力嘎山右。赴黑龍江再行航運。據何理由。殊令人大惑不解也。)(查烏蘇里江、爲中俄天然國界、今彼不以正流、轉以通江口之沱江爲界、我倘據約力爭、未嘗不可挽回、) 二喀字亦字碑 興凱湖東西之喀亦兩牌。所以分湖流之界線者。今日向北展。已再易其原處。試述咸豐以來俄界之遷易。則彼處心積慮之不堪問。不證自明矣。咸豐間分界。設喀字卡碑於勿賽氣河。由此與亦字碑作平線。適將湖流分半。後被俄人毀壞。吳大澂勘界時。遂立碑於快當別。已縮進五十里。以白綾河爲界。然距是河北四里。尙有一河。俄乃強指爲界河。

34112

又佔出四里。而湖東亦字碑。原樹於湖之東北岸小龍王廟附近。緊臨松阿察河上口。(湖水注入松阿察河處)後以該處地勢窪下。湖水不時漲發。未幾碑被冲失。今石質界碑。在松阿察河北二百餘步。雖因湖水之汎濫。實亦經俄人屢次遷移之故。直東西為平線。湖權為我有者。遂僅餘三之一矣。試由興凱湖而南。還問當年遺跡。其暗侵之勢。何一不可作如是觀也。

三住民及僑民之虐待 查愛琿東岸。自精奇里河以南。至豁爾莫勒津屯。為江東六十四屯地。依愛琿條約第一款。仍為中國領土。光緒九年。設立封堆。以為界線。庚子之役。中俄於黑龍江畔構兵。俄人不顧人道。慘毒橫施。驅各屯居民。聚於一大屋中。焚斃無算。田廬陷沒。其餘幸免者。皆逃歸江右。江東六十四屯。自是淪陷。龍江左岸。雖寸土非復中國有矣。彼境阿穆爾東海濱兩省。從前華僑以數十萬計。乃苛令頻頒。限制種種。存者什無二三。近且明下逐客令矣。翻觀界約。(咸豐界約。有江外地照奇吉闊吞屯之例。永許吾民久居。)其感觸為何如也。

(乙)三條約訂後關於東北疆域之內縮

一 尼布楚條約(一六八九年) 興安嶺以北額爾古納河以西諸地之喪失

俄當意文三世。大破蒙古諸汗國。意文四世。使土格力弗越烏拉嶺。蠶食西伯利亞。時哥薩克族首領鐵木克。富有才略。

率其部下。以行略尼耳俄比兩河間地。託拔斯克、託莫斯克、葉尼塞司克、亞庫次克、鄂羅斯克、諸城。相繼建立。經營既著成效。益謀擴張版圖。遂注意黑龍江流域。至十七世紀中葉。有冒險家波雅克夫。承亞庫次克政廳之命。深入東方。沿黑龍江而東。直達下流。縱渡鄂羅斯克海。旋又漂至烏蘇里江口。後歸雅庫次克城。往返凡歷三載。(一六四三至一六四六)其後三年。(清順治六年)復有冒險家克白賴夫踵起。募義勇兵七十名。遠圖黑龍江。順治七年。(西曆紀元一六五〇年)破黑龍江索倫酋長。及附近諸部落。明年。亞庫次克政廳更募兵以佐之。再犯黑龍江。時清方有事于中原。邊圉遼遠。未遑兼顧。致俄人得逞其野心。侵佔雅克薩河流域。築城駐兵以守。漸侵及烏蘇里江口阿槍部落。克白賴夫尋北歸。繼其後者。為司勒帕諾。屢入航黑龍江。覬覦滿洲。順治十五年。(西曆紀元一六五八年)寧古塔副都統沙爾胡達。再發兵征之。司勒帕諾陣亡。殘衆遁歸亞庫次克。猶時掠黑龍江流域諸部落。為邊患。康熙二十一年。(西曆紀元一六八二年)中原事定。聖祖乃決意移兵征俄。自是黑龍江沿岸。遂為中俄兩國之戰場。二十四年。我兵水陸並進。攻破雅克薩。(即阿勒巴金燬其城。尋退兵愛琿。俄人復據其地。築工壘以守之。明年。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等。復進兵圍雅克薩。方相持間。而朝廷退兵議和之詔忽下。(是時俄國內亂。遠東戰爭。不克應援。方欲乞和。會朝廷致書俄廷。

歷述俄頻年寇邊之曲、俄皇遂乘機請敦夙好、聖祖亦不願勞師糜餉、竟允之、俄又請先解雅克薩之圍、又從之、即飭薩布素引軍還、愛琿議和之局遂開、二十六年、(西曆紀元一六八七年)俄政府派飛多羅(一作費要多羅)為大使、東來議和、以色楞格斯克為議和地點。次年五月、詔內大臣索額圖等為欽使、並以重兵為護衛首途。適值進噶爾會長噶爾丹、與喀爾喀三部構兵。外蒙古界道弗難行。遣從官間道告飛多羅。約以明年會議。遂就歸途。明年。飛多羅由色楞格斯克。進至尼布楚。(或作尼布抽。尼布潮。尼樸處等名。其實皆一地也)遣使告北京政府。索額圖等復往就之。愛琿都統郎坦。以重兵為之聲援。於是開議。初索額圖主張頗嚴厲。要求東自雅克薩。西及尼布楚。並色楞格斯克。均讓還中國。俄使不從。提議以黑龍江為中俄國界。南屬中。北屬俄。索額圖拒之。後忽讓步。願以尼布楚為兩國國界。俄使仍持強硬態度。堅不承認。最後索額圖讓步至額爾古納河(索額圖奏請仍如前議、以尼布楚為界、上諭以尼布楚為界、則俄羅斯遣使貿易、無棲託之所、彼若懇求尼布楚、可即以額爾古納河為界)與外興安嶺。為國界。俄使終不允從。索額圖因宣言發兵圍尼布楚城。俄使大恐。由我國參贊法人張誠。荷人徐日昇。居間調停。重開談判。遂於是年(西曆紀元一六八九年)九月一日結尼布楚條約。立界牌於格爾必齊河及額爾古納河岸。約凡六條。擇要錄之於左。

(1) 將由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。(綽爾那雅河)即烏倫穆河相近格爾必齊河為界。循此河上流。大興安嶺。(即外興安嶺之支阜朱格朱爾嶺)以至於海。凡嶺南一帶。流入黑龍江之溪河。盡屬我界。其嶺北一帶之溪河。盡屬俄羅斯界。

(2) 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為界。河之南岸。為我國。河之北岸。今為俄羅斯屬。其南岸眉勒爾喀河口。所有俄羅斯房舍。遷移北岸。

視此二款。則吾國失地甚鉅。一為外興安嶺以北地。(烏地河以南、雖為甌脫地、後仍為俄人所侵佔)一為額爾古納河以西地。夫興安嶺形勢崔嵬。橫亘於黑吉二省之地。就中尼布楚。又為龍江上游之一重鎮。今咸畀之俄。無惑乎不能阻哥薩克鐵騎南下矣。(以上兼吉黑言、緣此時吉黑尚未分省、故用兵均自寧古塔出發、而屯駐於愛琿、)

二愛琿條約(一八五八年) 黑龍江以北諸地之喪失

自尼布楚條約成立後。俄人遠東侵略之野心。不能不小受挫折。至道光末葉。中英鴉片戰爭發生。中國以戰敗國之地位。開五口為商埠。歐西各國。爭來通商。於俄之恰克圖貿易。殊多妨礙。俄皇尼古拉一世。大受刺激。任秋拉州知事木刺福岳福(一作莫拉維哀夫)為東部西伯利亞總督。畀以經略東方之任。木固素抱侵略黑龍江主義者。屢遣探險隊至黑龍江口。察視東海岸一帶。又建屯營於撻靼海峽沿岸諸要地。迨俄土戰爭起。

34114

(咸豐三年西曆紀元一八五三年)英法起而干涉。聯兵擊俄。木氏歸國痛論東方防禦之必要。俄皇遂授木以經營東方全權。得便宜行事。直接與中國交涉。木欲通航黑龍江。使堪察加等地。與西伯利亞本部聯絡。其使至恰克圖。爲我國邊吏所拒。木乃率大隊。駛入黑龍江。愛璦副都統。以無力阻止。默認其通航而已。咸豐七年。木又乘英法聯軍之役。派使向我政府協商國界問題。亦被拒。然木在黑龍江方面。仍着着進行。翌年。木率一萬二千哥薩克兵。屯於黑龍江口。爲示威運動。遣使向黑龍江將軍奕山交涉。奕山奏聞。朝命奕山爲全權大臣。迎木至愛璦。遂開會議。初晤時兩國全權。頗極歡洽。及至國境問題起。則雙方之主張均強硬。後木稱疾。使其翻譯官伯羅代已與會。伯氏乃歷數我國對俄種種無禮。主張尼布楚條約作爲無效。最後以兵力恫喝我國使臣。使臣不得已。屈服。所謂愛璦條約者。遂於咸豐八年四月十六日(西曆紀元一八五八年五月十六日)捺印。其要旨如左。

(1) 黑龍江松花江左岸。由額爾古納河。至松花江海口。作爲俄國屬地。

(2) 自烏蘇里江至東海岸之地。作爲中俄兩國公有地。

是役也。俄人僅虛張聲威。唾手而得黑龍江以北數千里之地。國權大損。舊界消滅。而領土之範圍縮。航路通行。而地利之險要失。且開黑龍江以南烏蘇里以東數千里地吞併之漸。此固

由於俄人之狡險。而顧預不解事之奕山誤國之罪。亦不容誅矣。

三北京條約(一八六〇年) 烏蘇里江以東諸地之喪失

清既將黑龍江以北。外興安嶺以南之廣袤土地。割讓於俄。顧猶未厭其欲。一八五八年六月一日。即締結愛璦條約後第二星期。兩國復訂條約。於天津捺印。清允開港七處。(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台灣瓊州。見本約第三款)並置領事館。(見第五款)關於兩國國境問題。載於此條約之附錄。將來兩帝國。互派全權。協商劃界。永絕種種爭端。後值天津和議破裂。英法聯軍入北京。文宗出狩熱河。以少不更事之恭親王奕訢留守。奕訢不諳外交。潛匿不敢出。俄使依格奈提福。乘機出任調停。勸奕訢出主和局。力保無虞。而北京和約。於是以成。俄使自謂有斡旋和議之功。索烏蘇里江以東至海濱之兩國公有地爲報酬。談判幾次。卒許與之。咸豐十年十月二日。(西曆紀元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二日)奕訢與俄使。增訂續約十五條。錄其關於割地者如左。

(1) 兩國沿烏蘇里江、松河察河、興凱湖、白棱河、瑚布圖河、琿春河、及圖們江爲界。以東屬俄國。以西屬中國。

(2) 由兩國派員。秉公查勘。設立界牌。東界(指烏蘇里江一帶)查勘在烏蘇里河口會齊。於咸豐十一年三月內辦理。

斯約既定。俄人包我三面。直與朝鮮接壤。且海參崴港。彼復開爲遠東海軍之根據地。我國國防。大蒙損害。迨西伯利亞

鐵路告成。幹支相銜。竟由聖彼德堡直達哈爾賓。復築滿洲鐵路。徑由奉天縱貫遼東半島。而我東三省。門戶不閉。遂爲俄人往來要道矣。

滇緬勘界慟史 錄地學雜誌

李培棟

自緬藩淪夷。而滇邊多事。蒼洱昆華之疆。不僅日蹙百里。英人耽耽之勢。近且侵及庭戶。進窺堂奧矣。南望鄉關。潛焉欲涕。爰作滇緬勘界慟史。以警告國人。按滇緬勘界之事。起於前清光緒十二年。是年秋。英人窺緬疲憊。我又無力保障。假齟齬細故。(伐麻栗樹)攫取緬疆。首破萬朵嚴城。囚其城守。掠其玉帛以歸。緬王底母。力孤智弱。不能捍禦。乞師於我。我政府苟且因循。拒之不應。迨底母被俘。乃飭雲南疆吏。遣都司袁善駐防騰越。丁槐駐兵木邦猛艮一帶。袖手旁觀。日以爭執貢賦爲能事。(爭執結果。年得緬甸小刀一對)於是全緬淪夷。緬亡。英人遂乘得勝之師。進據我滇邊野人山外地二千餘里。政府猶不知覺。至猛艮及猛卯諸土司警告疊聞。始有照會英國劃清界線之議。光緒十三年。總理衙門與英公使歐格納議約五條。分劃滇緬界線。其界圖中。誤繪緬京阿瓦位置。一時譏議沸騰。遍於全國。後經會紀澤薛福成等與英力爭。稽延年¹¹⁵月。英人始允退讓潞江下游地七八百里。而野人山地之要區。虎踞關外之重地。及猛艮諸土司邊界。盡歸於英。是爲第一次

滇緬勘界失敗之慟史。光緒二十年。英人因苦蠻秀嶺山脈險阻。不便進行。嘗欲攫而有之。無所藉口。是年八月。英政府授意駐北京英公使。向總理衙門要求。租瓦蘭嶺蠻秀嶺間地。開作商埠。總理衙門不悟其用意。以其開作商埠。必無他志。遂照允所請。同時英公使又協商總理衙門。以既允請租地開商埠。則凡租界內外。亦須重勘。以免將來輾轉等語。於是重勘界線。展界至太平江南奔江相會處分界。兼割讓騰越邊界隙地數處。是爲第二次滇緬勘界失敗之慟史。光緒二十五年。又重勘。先委雲南奏調道姚文棟。與英委員巴維里同理其事。文棟臨事不苟。見忌於英。乃以劉萬勝(騰越總鎮彭友蘭楊發榮陳立達等代之。劉等不識輿圖。始誤以尖高山脈(又名姊妹山)爲界。而滇灘關外地失去四百餘里。自太平江(又名海巴江)西岸。溯洗帕河至噴干慕西一帶。失去騰越廳所屬木邦宣慰司、孟密宣慰司、孟養宣慰司、南坎猛谷遮蘭三副宣慰司、全土。共方數千里。所謂漢龍虎踞天馬三關。盡淪於英。又自洗帕河溯太平江。至古里戛一帶。失去昔之精倫等司地。鐵壁一關。非吾所有。既又自噴干退至猛卡等練山。失去地三百餘里。惟餘留岔出之一角小山。(此小山係當日騰越分防都司署舊址不能分割否則亦非吾有矣)自慕西退至南宛河。(一名南板河)失去隴川猛卯兩司地四百餘里。自洗帕河溯紅蚌河而下。失去里麻宣慰司及猛弄猛老兩司全土。共約一千四五百里。統而計之。所失界線。周